

— — — —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大仲马集 01
吴岳添 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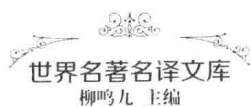
三个火枪手 上

全译本

〔法国〕大仲马 著
李玉民 译

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上海三联书店



大仲马集 吴岳添 编选

三个火枪手

〔法国〕大仲马 著 李玉民 译

上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个火枪手 / (法) 大仲马 (Dumas, A.) 著; 李玉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5426-4257-8

I. ①三… II. ①大…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9136 号

三个火枪手

著 者 / [法国] 大仲马

译 者 / 李玉民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史会美 孙 洁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443 千字

印 张 / 46.75

ISBN 978-7-5426-4257-8/I · 726

定 价: 39.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

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

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 年元月

译本序

2002 年间，法国发生了一个非常事件，一个轰动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事件。在大仲马诞生二百周年之际，或者逝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后，法国政府做出一个非常决定，给大仲马补办国葬，让他从家乡小镇维莱科特雷搬进巴黎的先贤祠。

先贤祠是何等地方，乃是真正不朽者的圣殿。它始建于 1764 年，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圣日内维埃芙山上，右依巴黎索邦大学，左拥巴黎高师，俯临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

永久居住在先贤祠的文人，先前已有五位。

首批入住的是伏尔泰和卢梭，即法国 18 世纪启蒙时期的两位大师，法国现代文明的两座思想灯塔。随后则是 19 世纪的两位代表人物：大文豪与共和斗士雨果，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发表《我控诉……》的文学家和社会正义的卫士左拉。20 世纪法国仿佛进入迷惘的时代，先贤祠险些空缺，最后总算将马尔罗安排进去，虽有以争议替代尴尬之嫌，但这位神主毕竟有人格力量，是当代人类生活状况的勇敢探索者。

进入 21 世纪，仿佛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法国人做出了非常之举，将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马请进先贤祠，完成了跨世纪的工程。不过，法国人虽然素有别出心裁的名声，这种史无前例的非常之举，如果选错了对象，还是会造成超现实的大笑话。

必是非常之人，才配得上这种非常之举，而大仲马恰恰是这种非常之人。因此，法国这一超越文坛的盛事，只给世人以惊喜，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如果在全世界的读者中搞一次差额选举，我敢断定大仲马会赢得多数票，尽管别的候选人的作品在文学价

值上，比大仲马的还可能高出一筹，这便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我拈出“非常”这个含义宽泛的字眼儿来界定大仲马，就因为给风格鲜明的那些作家冠名的用词，放到大仲马的头上都不大合适。提起雨果，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提起司汤达或者巴尔扎克，必然想到批判现实主义；而提起左拉，则回避不了自然主义。大仲马和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是同时代人，他们都投入了在法国刚刚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大仲马的浪漫主义剧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于1829年在巴黎演出又打响了第一炮，可是称大仲马为浪漫派作家，就难免以偏概全了。

不少文学批评家称大仲马为通俗作家，这倒有一定道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刮起了小说连载风，于是，连载的通俗小说大量涌现，同时也涌现了大批通俗小说作家。雨果、巴尔扎克等，也都给报纸写过长篇连载小说，但是最负盛名的，还要数当时并驾齐驱的大仲马和欧仁·苏。然而，通俗小说大多是短命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那个时期大批通俗小说及其作者，都已湮没无闻了。可是大仲马的代表作品，如《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基督山伯爵》等，在世界上却一直拥有大量读者，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赏阅，显示出特别的生命力，这便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大仲马名下的作品（因为某些作品有合作者）非常庞杂，难以计数，有的材料上称多达五百卷。仅就戏剧和小说而言，他尝试了所有剧种，创作出约九十种剧本，而小说的数量则近百部。这种庞杂招致批评，说他的作品多有疏漏，流于肤浅，缺乏鲜明的风格。这些指责都有一定道理。大仲马的写作往往高速运转，疏漏明显存在。此外，他搞的不是命题文学，也不专门探讨某一社会问题，只是讲故事，讲好听的故事，求生动而不求深刻，结果创造出一个非常生动的大世界，不能拿文学精品去衡量的一个充满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的大世界。

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构成了大仲马的非常世界。文如

其人，人如其文。大仲马一生都那么放诞、夸饰、豪放、张扬，因而，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里，景非常景，事非常事，人非常人，一切都那么非同寻常，就好像童话，就好像神话。

景非常景。大仲马不像巴尔扎克等人那样，花费大量笔墨去描绘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场所。大仲马总是开门见山，起笔就要用故事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本书正文第一句话便是：“话说 1625 年 4 月头一个星期一，《玫瑰传奇》作者的家乡默恩镇一片混乱，就好像胡格诺新教派要把它变成第二个拉罗舍尔。只见妇女都朝中心街方向跑去……”读者也一定要跟着跑去，“都想瞧瞧发生了什么事”。

无独有偶，《基督山伯爵》开头一句话也是：“1815 年 2 月 24 日，从士麦那起航，取道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号，驶近马赛港……”紧接着便是码头上“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这两部小说一开场，主人公就在变故中亮相，这就决定了故事情节展开和发展的速度，也决定了故事背景的特异和不断变幻。大仲马总把他的主人公置于命运的变化关头，或者历史的动乱时期。不断变幻的特异场景，恰好适应故事情节快速进展的需要，与巴尔扎克“静物写生”式的场景大相径庭。

《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唐代斯刚刚升为船长，在同心爱的姑娘结婚的婚礼上，因遭诬陷而突然被捕，并且很快被押往伊夫狱堡终生监禁。于是他开始了由命运安排的非常经历，越狱逃生，找到财宝，报恩又报了仇。非常的经历，自然都发生在非常的场景中：海水环绕的狱堡地牢、荒凉岩岛的山洞；就是沙龙和花园、各种交际场所，也都因为密谋而笼罩着特殊的气氛。

《三个火枪手》的故事背景，则是一桩宫闱密谋和拉罗舍尔围城战，场景频频变化，忽而路易十三宫廷，忽而红衣主教府，忽而火枪手卫队队部，忽而乡村客栈，忽而修女院，忽而拉罗舍尔围城战大营，忽而英国首相白金汉府……每一处作者都不多加描述，但是每一处都因为有参与密谋的人物经过，便丧失了日常的

属性，增添了特异的神秘色彩，故而常景而非常景了。

事非常事。大仲马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无意像巴尔扎克等作家那样，绘制社会画卷。基督山伯爵恩仇两报，犹如神话，表面常事掩饰着非常事，事事都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三个火枪手》是历史题材的小说，然而大仲马坦言：“历史是什么，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这一比喻不大合乎中国读者的习惯，换言之，历史不过是大仲马讲故事的幌子，他不但善于讲故事，还善于戏说历史。达达尼安的雄心和恋情，同宫闱秘事、国家战事纠缠在一起，事事就都化为非常事了。他和三个伙伴为了挫败红衣主教的阴谋，前往英国取回王后赠给白金汉的十二枚钻石别针，一路险象环生，绝处逢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保全了王后的名誉，但是结怨了权倾朝野的红衣主教，性命就握在黎塞留的手中了。神秘女人米莱狄为了要达达尼安等人的性命，就奉红衣主教之命，去阻止英国权相白金汉发兵，救援被法国大军围困的拉罗舍尔的新教徒。于是，双方暗中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故事情节演进发展，铺张扬厉，逐渐超越社会，超越历史，成为超凡英雄的神奇故事了。

多少读者的历史知识，是从阅读历史小说中获取的。中国老百姓所了解的三国历史，大半不超过《三国演义》，而有关清朝历史的知识，更是来自各种戏说和历史武侠小说。同样，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也向法国读者提供了似是而非的历史知识。通而观之，人类阅读追求故事情节兴趣，多少世纪以来并没有减弱。这就是大仲马的一些小说至今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此外，大仲马讲述故事的轻快语调，情节每发展一步都同读者的兴趣所达成的默契，也都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

人非常人。大仲马笔下的主人公，如唐代斯、达达尼安等，当初就是普通的海员、乡绅子弟，但是命运（作者的安排）把他们变成了非凡的人物。何止主人公，就是其他重要人物，如路易十三、火枪卫队队长德·特雷维尔、红衣主教黎塞留、英国首相

白金汉、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等这些历史人物，本来都在尘封的历史书中长眠。可是，他们一旦被大仲马拉进小说，就改头换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历史人物摇身变为历史小说人物，从而有了超越历史的非凡之举，他们特异的性格与命运，也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

大仲马的小说人物的非凡之举，原动力固然因人而异，其中不乏高尚的忠诚、友情、正义感和侠义精神，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贪欲的驱使。他们贪图荣誉、金钱、女人、权力，贪图美酒佳肴，还渴望报仇……由希腊宙斯等诸神所开创的贪欲和复仇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又发扬光大；从拉伯雷到伏尔泰，再到大仲马，可以说一脉相承。

大仲马笔下人物的超常胃口，也正是大仲马的胃口，他在生活中的各种贪欲都最大限度地体现在他的人物身上。例如达达尼安，差不多他什么都贪，贪图功名、金钱、地位、女色，等等，正是这些贪欲激发出他的冒险精神，促使他走上一条充满各种诱惑的人生之路。三个火枪手也各有所贪，连最清高的阿多斯，也还贪酒和复仇，更不用说波尔托斯了。位极人臣的黎塞留贪权贪名，国王路易十三贪钱、心胸狭隘又贪图“正义”的名声，让人们称他“正义者路易”。

大仲马在生活中和作品里，都毫不掩饰，甚至炫耀各种欲望，而在他的笔下，不炫耀者便是心怀叵测的人物。当然，在达达尼安和三个伙伴身上，如果没有忠诚和豪爽的一面，贪欲就成为讨厌的东西了。他们四个人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死朋友，谁有钱都拿出来大家花，遇到事情也一起行动。达达尼安多想当官，他拿到空白的火枪卫队副队长的委任令时，还是先去逐个请求三个朋友接受。在大家都拒绝，而阿多斯填上达达尼安的名字后，达达尼安禁不住流下眼泪，说他今后再也没有朋友了。

大仲马的人物贪欲而不求安逸，他们认为安逸是仆人和市民过的日子，不冒任何风险，无异于慢慢等死。他们是躁动型的，

往往捅马蜂窝，自找麻烦，冒种种危险而乐在其中，凭智慧、勇敢和天意，最后总能实现不可能的事情。

大仲马一生充满贪欲和豪情，过着躁动疯狂的生活。他花费二十余万法郎建造基督山城堡，每天城堡里高朋满座，食客如云，多至数百人，豪华的排场名噪一时。他不断地写作，不断地赚钱，又不断地挥霍，屡次陷入债务的麻烦，最后连他的城堡也被廉价拍卖了。有福同享的大有人在，有难同当者却不见一人，这就是他的小说与现实的差异。

大仲马深知，唯一借用而无需还债的东西，就是智慧。他以自己的大智慧，创造出一个由非凡的人、非凡的故事构成的文学世界。但是千虑还有一失，有一个非常动人、出人意料的故事，没有写进他的作品：在逝世一百三十二年后，大仲马作为这个奇异故事的主人公，完成了从家乡小镇迁入巴黎先贤祠的非凡之举。

李玉民

2009年12月

目 录

译本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老达达尼安的三件礼物	4
第二章 德·特雷维尔先生的候客厅	19
第三章 谒见	30
第四章 阿多斯的肩膀、波尔托斯的佩带以及阿拉密斯的手帕.....	41
第五章 国王的火枪手与红衣主教的卫士	49
第六章 路易十三国王陛下	60
第七章 火枪手的内务	79
第八章 宫廷一桩密谋	88
第九章 达达尼安初显身手	97
第十章 17 世纪的捕鼠笼子	106
第十一章 私通	116
第十二章 乔治·维利尔斯，白金汉公爵	134
第十三章 博纳希厄先生	142
第十四章 默恩那个人	151
第十五章 法官与军官	162
第十六章 掌玺大臣一如既往，不止一次寻钟敲打	170
第十七章 博纳希厄夫妇	182
第十八章 情人和丈夫	195

第十九章	作战计划	203
第二十章	旅行	213
第二十一章	德·温特伯爵夫人	225
第二十二章	梅尔莱松舞	235
第二十三章	约会	242
第二十四章	小楼	254
第二十五章	波尔托斯	264
第二十六章	阿拉密斯的论文	282
第二十七章	阿多斯的妻子	300
第二十八章	回程	320
第二十九章	猎取装备	336
第三十章	米莱狄	345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353
第三十二章	讼师爷的午餐	361
第三十三章	使女和女主人	371
第三十四章	话说阿拉密斯和波尔托斯的装备	381
第三十五章	黑夜里猫全是灰色的	390
第三十六章	复仇之梦	398
第三十七章	米莱狄的秘密	407
第三十八章	阿多斯如何唾手而得装备	414
第三十九章	幻象	425
第四十章	一个可怕的幻象	435
第四十一章	拉罗舍尔围城战	443
第四十二章	安茹葡萄酒	456
第四十三章	红鸽棚客店	465
第四十四章	火炉烟筒的用途	473
第四十五章	冤家路窄	482
第四十六章	圣热尔韦棱堡	488
第四十七章	火枪手密议	496

第四十八章	家务事	515
第四十九章	命数	531
第五十章	叔嫂之间的谈话	539
第五十一章	长官	547
第五十二章	囚禁第一天	558
第五十三章	囚禁第二天	566
第五十四章	囚禁第三天	575
第五十五章	囚禁第四天	584
第五十六章	囚禁第五天	593
第五十七章	古典悲剧的手法	608
第五十八章	逃走	615
第五十九章	1628年8月23日朴次茅斯发生的事件	624
第六十章	在法国	636
第六十一章	贝蒂讷加尔默罗会修女院	642
第六十二章	两类魔鬼	656
第六十三章	一滴水	663
第六十四章	身披红斗篷的人	678
第六十五章	审判	684
第六十六章	执刑	692
大结局		697
尾声		707

附录

浪漫主义的通俗小说家	吴岳添	709
大仲马生平及创作年表	吴岳添编	719

序 言

看官赏光，我们要在这里讲的故事，主人公的姓名尽管以 OS 或 IS 结尾，却与神话毫无关系，这是确定无疑的。

约莫一年前，为了编纂一部路易十四^①世的历史，我在王家图书馆研究材料，无意中看到一本《达达尼安先生回忆录》。这本书同那时大部分作品一样，是在阿姆斯特丹红石书局印发的：当时执意要讲真话，又不想进巴士底狱待一段时间的作者，就只能到国外出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吸引了我，我便借阅回家，一睹为快，自然是得到馆长先生的同意。

这是一部奇书，但我在此无意分析，只想把它推荐给欣赏时代画卷的那些读者。他们在书中会看到一些堪称大师手笔的画像，这些画像的背景虽说往往是军营的房门和酒馆的墙壁，但读者不难辨认其人，就跟昂克蒂先生的历史书中的路易十三^②、奥地利安娜^③公主、黎塞留^④、马萨林^⑤等形象同样逼真。

不过，众所周知，能激发诗人狂放不羁思想的东西，不见得就会打动广大读者。别人当然会赞赏我们所指出的情节，而我们

①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年至1715年在位，人称“太阳王”。

② 路易十三(1601—1643)，法国国王，1610年至1643年在位。他登基后，由母后玛丽·德·美第奇摄政，他主政时，便任红衣主教黎塞留为首相，成为一代强势君主。

③ 奥地利安娜(1601—1666)，路易十三的王后，西班牙公主。她与黎塞留政见不合。她儿子路易十四即位后，她摄政直到1661年。

④ 黎塞留(1585—1642)，红衣主教，法国政治家，任首相18年，大大加强了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

⑤ 马萨林(1602—1661)，法国红衣主教，路易十四即位时，奥地利安娜王太后任马萨林为首相(1643—1661)，政治上很有建树。

在赞赏之余，最关注的，自不待言，正是此前谁也没有稍微留意的事情。

达达尼安叙述他初次拜见国王火枪卫队队长德·特雷维尔先生，在候客厅遇到三个年轻人，名叫阿多斯、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他们正是在他想光荣参加的显赫的卫队中效力。

老实说，看到这三个外来名字，我们很惊讶，立即想到无非是化名。达达尼安用来掩饰一些可能非常显赫的姓氏，再不然就是这三个人穿上简单的卫士军服的那天，一时心血来潮，出于不满心理或者由于家境不好，选用了这种化名。

这些特别的姓名引起我们极大的好奇心，从此我们便不得消停，总想在当代著作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为此，我们查阅的书籍，单单列出书目就能拉成整整一个篇章，也许能让人大开眼界，可是读者肯定没有什么兴趣。因此，我们只能对读者说，我们大量查阅资料而一无所获，不免泄气，正要放弃研究时，却遵照我们的杰出朋友、学识渊博的保兰·帕里斯的指点，终于找到了一部对开本的书稿，编号为4772还是4773，记不太清楚了，标题为“德·拉费尔伯爵先生回忆录——路易十三朝末年至路易十四朝初年大事记”。

可以想见我们该有多么高兴：这部手稿，我们寄托了最后一线希望，翻到第二十三页，果然就发现波尔托斯这个名字；翻到第二十四页则发现阿拉密斯的名字；翻到第三十页，又发现阿多斯的名字。

值此历史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居然发现根本无人知晓的一部书稿，真让我们觉得是个奇迹。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请求同意出版，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带着自己的行头，一旦进不了法兰西学院——这是很可能的，也好拿上别人的行头进入文献学和文学研究院。应当说明一下，进入研究院的请求得到恩准了；在此记上一笔，以便公开批驳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硬说现政府不大关心文人。